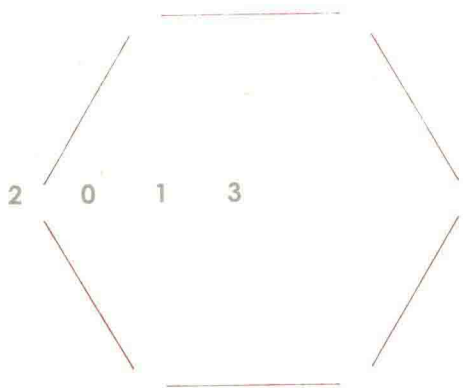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好文学

最佳短篇小说



主編——李敬澤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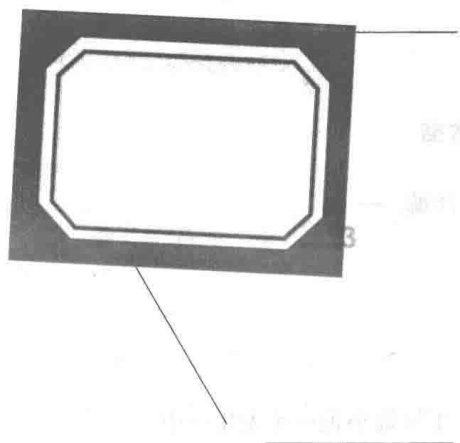
The Best Chinese Literature 总主編——李敬澤

中国好文学

总主编——李敬泽 主编——李敬泽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最佳短篇小说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2013 最佳短篇小说 / 李敬泽编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4

(中国好文学)

ISBN 978-7-5399-7373-9

I. ①2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83325 号

书 名	2013 最佳短篇小说
编 者	李敬泽
责任编辑	赵 阳 王一冰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	8.5
字 数	236 千字
版 次	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7373-9
定 价	30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序

在幽暗的夜晚，一支火柴划亮，硫磺的干燥的香气，就借着这点亮，两张脸浮现出来。

忽然，一望无际的平静水面上的某一个点，浪花翻涌，似乎在那下面，有一口小小的锅达到了沸点。

一个气泡自坚硬的泥土慢慢生长，随时破灭，但竟然膨胀。

一次小小的远征，结束时，大军原地不动。

在物理学家注视下，尘埃如花一般绽放。

——这都是短篇小说。

短篇小说为这个世界上的人提供理由。

是的，一切都是有理由的。活着、爱、恨、悲伤、喜乐、安稳和命悬一线，不需要到某一份巨大规划中去找理由，只是在此时此刻，它便具足、充裕、深长。

短篇小说是片断，但它同时反对片断和碎片，它一直是，必将对整全的召唤，它假设自己是从某种整全状态中分离出来的片断，它想象着，指涉着某种可能或不可能的整全。也正因此，它同时是隐秘的伤痛，是存在之伤，是对残缺、失落的意识，也是对残缺、失落的抚慰。

《亲人》《大雨如注》《国土》《买房记》《聚铁铸错》《轨道八号线》《小流放》《侍魂》《故乡》《上帝选中的摄影师》《她的名字》《周末》《夏蜂》《看不见的城市》《天使之油》《三个男人》，我从我的阅读中选出这十六篇，不是因为它们是最好的。实际上我并不知道什么是最好，我所知的只是，当

忙碌的白昼过去，在夜晚在灯下读着这些小说，它们中的每一篇都构成了一种平行的“现实”，这种“现实”并不映照白昼，它是在纷乱白昼中被忽略、遗忘、淹没的某种事物，它此时竟清晰地浮现出来。

去古不远。我常常想起《诗经》中的第一篇，一个男子被爱情和欲望所苦，辗转反侧，深感夜之长、心之乱，这时，他忽然听见，远处，河中之洲上，两只鸟在应答对谈。

静下来，世上只有这声音。关和关，来自雉和鸠。

这声音和你无关。但又和你深切相关，似乎在这时，世界的分量尽在其中，似乎所有最沉重混浊的一切，都化在这简要、清澈、在黑暗中明灭闪烁的声音中，这声音飞着，在近处，或者远了。

好吧，晚安。

目 录

序	李敬泽(1)
亲人	叶 弥(1)
大雨如注	毕飞宇(13)
国土	徐皓峰(27)
买房记	张乐朋(53)
聚铁铸错	星 河(77)
轨道八号线	邓一光(98)
小流放	鲁 敏(116)
侍魂	A T(131)
故乡	蒋一谈(143)
上帝选中的摄影师	薛忆沔(157)
她的名字	苏 童(167)
周末	敏 若(183)
夏蜂	弋 舟(202)
看不见的城市	徐则臣(217)
天使之油	陈楸帆(231)
三个男人	石一枫(244)

亲 人

叶 弥

某天，何湘在一条小巷子里见一群人，中间站着一位七八岁小女孩，眼泪鼻涕一齐下，哭着嘟囔，要妈妈，要妈妈。何湘停车，摇下窗子，问一看客，她妈妈哪里去了？看客们摇头，说她妈妈早就没了，去年在这条路上被大卡车碾死，她经常跑过来哭，要妈妈，要妈妈，不停嘴，像念经一样。

何湘到了家，把车子停到车库，熄火，关门，背了包进门。脱鞋时一低头，脸上掉下一滴水珠，沉甸甸的，里面像是包含着什么惊人的元素。一摸，竟是一手的眼泪。何湘想，哦，我是有妈妈的，只是八年不曾相见了。她十六岁那年为避免与妈妈相见，来到现在这个城市独自谋生，平日里只计较如何打拼，混忘了还有个妈。靠着一些亲友通消息，母女两人都知道彼此近况。对何湘而言，仅止于知道，她从不朝心里去。

今天不同，一夜时睡时醒。

早晨天未亮就起身来到后院，石榴五月花开，到九月里红熟。后院的这棵石榴，即使在夏天，也只有下午两点过后才晒得着一些太阳，难为它，也结了这么多的果子，这果子也红熟，只是到了国庆过后才渐渐地晕红。何湘记得妈体魄寒虚，年年立秋过后就会喉痒咳嗽，吃什么药都不见好，一直要咳到冬至前后。她今年春上偶然听了一个偏方，说是石榴籽煎汁可治咽炎，不知为什么记在心里了——想来就是为了今天的想念了。当下采了几个，取出籽，煎出一小砂锅的汁水，提着上了城北火车站。

坐了一个多小时的火车，何湘就到了吴郭市，她妈妈居住的城市，也是她的家乡。这城多山，满眼葱绿，妈妈长住在群山中的一座古佛寺里，

与尼姑和尚一起参禅打坐，缝纫农耕。

上了出租车，何湘把砂锅紧紧抱在怀里。司机浑身的香烟味道，一开口，更是让人不愉快：“你紧抱着那东西干什么？怕我开车摔了你的好东西？我看你还是把东西放到地上吧。”她没回答。司机遂粗鲁地问：“什么东西啊？骨灰？”

到了目的地，从车窗里一眼望见那座高高的山峰和寺院，何湘心里涌起不祥的慌乱。一路上她对司机的话没有表示动静，这时候把一张二十块钱甩到司机脸上，司机一脸反应不过来的样子。

山下有几家简陋的饭店，她选了一家清静少人的坐下，要了一瓶黄酒，自饮自酌的味道一向喜欢，今天却滋味不佳，心中忐忑，不住眼地瞧山顶上隐现的寺院。不一会儿就吃了半瓶。这时走过来一个和尚，口袋里的手机响，他就坐到饭店门口的长条凳子上与对方说话，啰里八嗦地说了半天才放下。也许是说累了吧，他坐在凳子上不走了，抬头看天。

何湘问他，师傅，你是山上寺院里的吗？

他回头看了她一眼，神情倨傲。

何湘说，我找一位居士，法名叫兰坚。长住在寺院里的。

和尚说，兰坚死了。

他与何湘说话倒是言简意赅的。但他的话何湘无论如何不相信。和尚看何湘脸现愠色，便站起来要走，回头与她说，我是听说兰坚孤身一人，只有一个女儿。既然你是她亲人，就坐在这里等着，我上山去叫一个人和你说话。

过了有半个小时吧，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找过来，也不问就坐到了何湘的身边，两只眼睛盯着她，而后眼光落到砂锅上，解开塑料袋，开了盖子一闻，称赞说，好香好香。她的声音轻柔急促，显得有些做作，她的眼神何湘也不喜欢。仅出于礼貌，何湘回答她，这是石榴汁，我煎了给我妈喝的，她咳嗽。

女人叹了一口气，说，唉哟，你还记得你妈咳嗽？……你和你妈长得真像。可惜她喝不到了。三个月前她在寺院里圆寂……她真的有福啊，不声不响地就去了。按了她的心思，没通知别人，当天火化了放到山后的灵塔里。她一身的毛病，又没钱，又没亲人来看她，死后的事全是寺院

里给她办的，还做了道场。……你要不要上山去谢谢住持？

听了这女人的一番话，何湘冷笑了一声。不去。她毫不犹豫地说。

女人声音硬了一些，那，那你还不谢谢我？你妈后来都是我照顾她，她死了，我给她念了一个月的往生咒呢。

何湘不吭声，只喝酒。

女人无奈，复又恢复轻柔急促的声音，说，你和你妈一样，爱喝酒。你妈后来断了荤腥，就是断不了杯中酒。这样吧，我也不要你谢了，你好歹跟我到后山的灵塔里去看看你妈的骨灰。

何湘脸色青灰。

女人叫喊起来，哎呀呀呀，真是没见过你这样的女儿，今天开了眼了。阿弥陀佛。罪过罪过。

她如坐针毡，片刻就站起来走了。她离开的那个地方，何湘看了一眼，好像还能看出空气里含着她的不满和伤心。

秋天自然是天高云淡的，阳光赤黄可爱，满山青翠欲滴。何湘扔了酒杯，放眼看去，全是凄惶。

何湘在小饭店里坐了一个下午，不知不觉天黑了。天黑了，她倒觉得自己有点醒过来了。小饭店后面开着栈房，六十块一晚，她要了一个房间和一瓶标识可疑的白酒，开了瓶盖，倒在床上，一口一口地喝。她是从不喝白酒的，她不喜欢白酒的泼辣劲头，喝它的时候，她总是想起妈妈和她之间水火不容的关系。但是今夜这白酒竟然如此美味，她敢肯定，没有它，无法过掉今夜。

忽然有人敲门，虽然轻微，间隔也长，但是不屈不挠。门廊里有旁人到处走动的杂声，她就大胆地去开了门。门边站着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男子，那种让人无法记住的人，相貌和穿着都普通，看上去老实，还有些拘谨。他看到何湘醉醺醺的样子，不由得朝后大大退了一步。何湘便来气，大声问，怎么？怕我吃了你？

他小心地看着何湘的神色，赔笑，说，你来了？

何湘没听懂他的话，但她马上流下了眼泪。今天来的路上，她总是想着这三个字——你来了？妈妈问。然后她回答，我来了。

何湘回答他，我来了。

他又问，你什么时候来的啊？

何湘没好气地说，我早就来了啊。

男人上来搀扶，把她扶到床上躺下。他没有关门，把门虚掩着。何湘在床上说，醉生梦死啊……我喜欢醉生梦死。你是什么人？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？

他一边给她泡茶一边体贴地说道，你不要多心，没有占便宜这种说法，你情我愿，是互相的。你为什么喝了白酒？哦，你这样哭，是心里有伤心事吧？你想哭就放开来哭一场吧，我在你身边呢。

他泡的茶水温度恰好，喝到胃里比温暖略多一些，正好可以醒醒她麻木迟钝的胃肠。

何湘喝了一口，啐他，你怎么知道我想哭？指指门对他说，你走吧。

他说，好吧，那我出去了，我就住在你隔壁，左手那间。你要是有什么事拍拍左边的墙就行。

他关上门走了，他走进隔壁的屋子，响起电视的声音，声音很轻，这墙不太隔音，也许他是怕打扰到别人。何湘到处摸索，白酒不见了。她想，没它我怎么过掉今夜呢？前面的饭店已经打烊，这山前山后不是一个热闹的地方，一到夜里就四下无人了，不会再有卖酒的地方。

她毫不犹豫地敲击左墙，墙那边电视没了声音，是在确定声音的来源。何湘又敲，他听到了，回敲几下，但没有过来。何湘感到他在犹豫，过了好长时间他才来到何湘的房门口，何湘打开门后，他更是让开一段礼貌的距离，拘谨地问，有事吗？

何湘不想问他为什么这样拘谨起来，一伸手，酒。

哦，哦。对不起。他忙不迭地从隔壁拿来她喝剩下的半瓶白酒，放在地上就回自己的房里了。他匆忙回避的态度令何湘不解，但她不计较，她的心里只有酒。躺回床上，喝一口，呛了出来。前后不超过半小时，这酒味变得无比凶猛，就像藏了一把刀子。何湘觉得这酒被妈妈的灵魂下了咒语。

酒是不能再喝了，石榴汁还在，她捧起砂锅，一气喝下半锅，这东西

刚到肚子里又从喉咙口回了出来。去年的八月十五，何湘独自去了海宁老盐仓看大潮，潮水果然汹涌，看的时候不知道，心潮澎湃的时候，一样凶猛。

有敲门声。开门，是他。

何湘问，你来了？

他说，来了。

他给她倒酒，白酒倒在茶杯里的声音沉闷凝重，和白水完全不同。这种微妙的感受让何湘莫名心酸，一刹那她涌起询问他名字的欲望，旋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。萍水相逢，要知道名字何用？他不问她的名字，应该是想到一块儿去了。何湘喜欢这样，互不相欠，比牵牵挂挂的真实多了。

何湘喝了一大口，把杯子放到他嘴边，让他也喝了一大口，他呛了，他看来不会喝酒。对不善于喝酒的人来说，最好的方法是再给他喝一大口，这样他就会爱上酒。何湘把杯子强塞到他嘴里，逼着他再喝了一大口。他像傻瓜一样愣在那里，何湘摸摸他的脸，滚烫，他眼睛里涌动潮水。呵呵，他笑了一声，笑声不太正常，但颇为放松，他问何湘，你到底来干什么的？他语气挑衅，完全没有了刚才的拘束。这样说话多好？把一个平庸得有些卑微的男人衬托得富有光彩了。

何湘指着，你先说，你到这里来干什么的？

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，他才有空回答何湘说，他在网络上结交了一批朋友，加上他一共是三男三女，大家结成了三对恋人，相约今晚在这里见面。刚开始他以为何湘是他结成对子的那位，后来见了另外两对，才知道他的那位因为临时有事没来。

你来了？

我来了！

问的和答的都欣喜，只是搞错了对象。错了又何妨？世上所谓正确的事，不过是海市蜃楼。

何湘沉吟，问他为什么把如此私人的事告诉她。他说，应该告诉你的呀，我们，我们……一夜夫妻百日恩，我们现在是亲人了呀。

何湘不禁冷笑说，难道我们刚才搞了一下就成了亲人了？

他惊诧莫名地看着她，你说得好粗俗哦，难道不是吗？

何湘说，有这么大的意义吗？不过是搞了一下，弄了一阵，日了一会儿，操了片刻……

他倒慢慢平静了，说，我猜你受过伤。告诉我，谁让你受这么大的伤害？

何湘对着他说，受屁个伤。滚！

他就去摸裤子，慌慌张张地穿衣服。何湘朝他扔过去一样什么东西，他头一偏躲过了。她看到盛酒的玻璃杯碎在地上，哦，原来碎的是杯子，他完好无损。碎片激起了心中更大的怒火，她拍床怒叫，我最讨厌一夜情，我最讨厌网络上搞那些男女关系，别以为睡了一觉就可以占有我，想也不要想。

他穿好衣服，显得有点底气了，捋捋头发轻声说，不想理我？那就随你的便。

他走到门口时，何湘又叫起来，你敢走？

他停下脚步说，我知道你不会让我走的。你不让我走，我一定就不走。请放心。

何湘愣了半天才无奈地问，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

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

何湘被自己这句问话震惊了。想，这么说，我还是关心他的。可是我凭什么关心他，就凭刚才和他睡了一觉？这一觉睡得意义不大，只是把她紧绷的情绪放松了一点。折腾的时候，大家都无比拘束，何湘的脑子里还想着酒，就像睡在丈夫身边，想着另一个环境里的情人。十六岁那年，何湘离家出走，十七岁她开始过成年女人的生活，男人们在她的生活里来来往往，数一数，双手数不过来，加上双脚，也还数不过来。可是她若数一数真心快乐的次数，一次也没有。因为从来没有，所以不甘心，更勤快地换人。男人们拿她毫无办法。她靠着他们有了一切，只有她自己知道一切皆无。

他听了何湘的问话，站在门边朝她傻笑。

她看他傻笑，不知为何心里轻松起来，同他一起傻笑。

她拍拍床,对他说,过来,别怕,我们说说话。

他听话地坐在床边,两手垂在身边,像个店小二。何湘对他说,我现在就叫你小二吧,好不?

他说,随便你。

你叫我小三吧,好不?

他还是说,随你便。

小二爱小三吗?

秘密。他回答。

那你觉得小三爱小二吗?

秘密。他不假思索地说。何湘心里一动,这才发现他的镇定自若大有来头,他不是寻常之辈,他是个有内涵的男人。

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?

他笑笑,说,这是秘密。

你有老婆吗?

这是秘密。

你做什么工作?

秘密。

究竟为了什么出来……

秘密……

他最后说,我是什么样的人无关紧要。你想和我好,我就和你好。你不想与我好,我也遵命。我一见到你,就知道你是个特别有故事的人,你还是说说你自己吧,我洗耳恭听。

何湘便沉默不语,从十六岁起,她就不再向任何人倾诉,所以她没有朋友。到现在再让她倾诉,比登天还难。

小二,她说,不说了吧。

后来还是说了。

小二问她,小三,你现在最想干什么?

何湘想了想,心里觉得没意思,双手一个劲儿地摆,不说了,不说了……

小二拉住她的手，说嘛，不要这么紧张。你想干什么，我都满足你。

何湘说，小二，你真好……我刚才突然闪了一个念头，希望你驮着我走来走去。

男人二话不说，一蹲身，就把何湘拽到他背上了。屋子窄小，他只能迈着小小的步子绕床走，他的步子很奇特，小小的步子，慢慢地左右晃动，就像一只小船一样。何湘伏在他背上，蜷成一团，眼睛合起，恍若成了妈妈怀中的小婴孩。她迷迷糊糊地感叹，哎呦，从来没有过这么……快乐。有那么一刹那，她听见自己的心跳了，窒息、紧张，但是愉悦，虽然稍纵即逝，她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准确的信息，她便想，是想说了。既想说，就说吧，过了这一村就没那个店了。

她开始说自己的故事。她说完以后，发现他停下步子了。摸摸他的眼睛，他是哭了，真的是哭了。她看到了泪水，内心前所未有地安静，身心安泰。她就安心地在男人的背上睡着了。

第二天中午她才醒过来，身边没有人，敲左手的墙壁，也没有人应声。她洗净了头脸和身体，背了包走出门，感觉就如新生，这些年的怨怼和仇恨，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。她看看走廊里四下无人，就对着小二住的屋子跪下，磕了一个头，说，小二，谢谢你啊！

……她从此没有再见过这人，也不知他的姓名。

她在小店里吃了一碗粥，除了一碟腌黄瓜和麻油拌木耳，她什么也没要。吃完这些，她径直去了后山，找到了妈妈的骨灰盒，办了一些简单的手续，把它带回家了。放在自己的床下，睡觉的时候，两个人无语相伴。回想往事的时候，总不忘了对床下的妈妈说一声，对不起。这是小二教会她的，所以她念及小二的时候，总说，小二谢谢你啊！

她变得容光焕发，精气神十足。即便她穿着普通随意的衣服走在大街上，还是会引来不少注意的目光，她微笑的眼睛和嘴角就像鲜花一样绽放在灰蒙蒙的天空下。她不无炫耀地想，我就是一个引人注意的女人，我要好好地生活，我的未来是广阔天地。

可不是？世界就是一张纸，轻轻一捅就破了。在破裂的地方她看到了真相，这真相就是爱。

这样过了一个半月，何湘发现小腹部隆起了，用手摸、按、揉、拍打……预感不对头啊。急忙去药店里买了早早孕试纸，连试了两次，都是阳性。

她扔下试纸，开了电脑，以小三的网名给自己开了一个微博，发出第一条寻人启事，这是一个公事公办的寻人声明：找一亲人，我叫他小二。小二，你在哪里？速与我联系。

第一天没有任何回应。她紧接着在第二天又发出寻人启事：小二，小三找你。你是小三在这世上最亲的人，她找你有十万火急的事。

有一些无聊的网民回应：十万火急，要么借钱，要么讨债。

一位网名叫小陆曼的感同身受：小三，你是怀孕了吧？找个正规的医院打掉了事，我就是这么干的。

过了一个星期，网上留言还是乱七八糟来凑热闹的，没有一丝一毫小二出现的迹象。

她忍不住就给那位“小陆曼”留言：我一直在治疗月经不调。我是干枯，有时候半年也不来一次。来了，也是敷衍了事，打个马虎眼，两天不到就结束。医生说我很困难怀孕。我想找到他，希望他说，留下这个孩子吧。

写下这句话以后，她浑身打了一个寒战，太像了，她和妈妈怎么走到一条路上去了？

这不是晦气吗？她又想起以前对妈妈的种种恨。妈二十三岁结婚，结婚七年没有孩子，后来怀上了她。这是一个私生子，按妈的说法，是老陈强奸了她，但人家老陈说，胡说八道，你是主动送上门的。大不了算通奸，况且只有过一次。

老陈和他的女人生了三个孩子，加上私生子何湘，是四个。何湘和妈妈家在街头，老陈他们家住在街的后头，三个孩子吃得好，神情都像小狼一样，没人敢惹。爸妈在何湘没出生时就离了婚，因为妈一定要生下孩子，得胎不易。

街头街尾住着，老陈和何湘妈妈彼此都摸清对方的来往路径和时间，从来没有打过照面，井水不犯河水。何湘七岁时，她亲爹娘才碰着了，且有她在场。这次见面彻底改变了两家人的生活。

这次见面何等丑陋，妈妈拉着何湘的小手，劈面见着老陈。她没想到老陈今日肚皮疼，提早下班，没从巷底的小路回家，从巷子口进来了。老陈当然也没想到这天下午何湘在学校拉肚子，弄得裤子污秽了，老师打电话给她，她就提早把孩子接回家了。

老陈看到母女俩，一愣，情不自禁地瞄了何湘一眼，赶快收回目光。何湘妈妈看他要逃，忽然鼓起勇气喊道，老陈，你看这孩子长得像不像你？

老陈说，我，我肚子疼，我要回去了。

何湘妈妈上前拉住他说，你肚子疼，来，来，我给你揉揉。她说着就低下头，一手揪住老陈的裤带往下捋，一手使劲地朝肚皮处钻进去。她摸索到了老陈粗糙的肚皮，这地方是温热的，熟悉的手感和温度，一下子引出了她的眼泪。老陈不提防她现在如此泼辣，不断地后退，退着退着到了家。何湘妈妈跟着进了屋，说，你肚子疼，你女儿也肚子疼，你们是一家人。她把何湘放在一只高木凳子上，你今晚就在这里吃，吃好了再回家。她指着何湘说，你不要回来，家里没东西吃。你要是不吃就回家，我揍死你！

这凳子很高，何湘坐在上面，双脚悬空。陈家的三个孩子，两男一女，沉默地在她周围走来走去，像看一个犯人似的。不一会儿，陈家的女孩捂住鼻子，唔，臭死了。一个男孩找了一根棍子，挑起何湘的衣服问，你拉屎拉在身上了吧？另一个男孩就用脚踢何湘坐的凳子，幸好老陈的老婆走了进来，喝道，不要踢。男孩说，她身上臭。老陈的老婆盯了何湘一眼说，让她臭好了，不关我们的事……这凳子可是我们家的，踢坏了还要修的。

这顿晚饭何湘是在老陈家吃的，老陈的女人把她赶到天井里一个人吃。何湘吃了晚饭回到家，妈妈问了她许多话，吃的什么粥，什么菜，家里人怎么说话，最要紧的是老陈说了哪些话，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。何湘说，老陈对她说，你一来，我们家做什么都快了一拍。说话快了，吃饭快了，连拉屎也快了。妈妈说，好，好，就是要让他们不自在。

妈妈这天十分高兴，给她洗澡，上床前还给她梳了头发，并且亲了她一下，然后对她说，明天你还去老陈家里吃晚饭，放心，他家不会赶你走，

他家怕我告他哩。我要是告他，他就当不成干部了。

何湘从此天天晚上到老陈家里去，坐到天井里，一边做功课，一边等晚饭吃。上了初中后，老陈就让她上桌子吃。妈妈还是每天晚上必定问她老陈家的情况，事无巨细，她必定听得津津有味，或感慨点评，或粗言怒骂。初一刚上完，有一天晚上，她按例去老陈家吃晚饭，老陈家门开着，进去一看，家里空无一人，家具搬得一干二净。到哪里去了？街上有一人知道的，说，人家调到别的地方工作去了，一家子全走了。难道你们也要跟着去？

老陈家走得干净果断，妈妈只好说，我没防他来这一手。

不管见到谁，妈妈拍着手喊：我没防到他来这一手。

街上的孩子跳牛皮筋，唱的是：你，你，你真逗；我，我，我没防；他，他，这一手……

这一年的大年夜，妈妈做了几个菜，解下围裙，坐下来叹口气，焦虑地皱着眉，老陈，到底到哪里去了？她问何湘。

她刚说完，何湘就砸了一只菜碗。然后她走了出去，街道空无一人，空气里弥漫烟花爆竹的火药味。独自站在大年夜的街上显得分外孤单，她深吸一口气，想，自由真好，无牵无挂。

要不是看到那个哭喊着要妈妈的女孩，她真的对“妈妈”这个词恍惚了。

那天，小二说，你妈妈做的事没有错，老陈是她的亲人，她当然要让孩子去吃晚饭。孩子回来了，当然要问老陈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。你承受着屈辱，可是你也每天承担爱的使命。你朝另一处想，世界就会豁然开朗。

前些天，确实豁然开朗，但今天回想往事，何湘心里的那份恨又返回来。她从床底下拖出妈妈的骨灰盒子，上了汽车，就朝吴郭市开去。高速路上，汽车开得风驰电掣一般。她从没开过这么远的路，夜里开长途，更是前所未有。但是这没关系，她情绪激荡，一心想把这倒霉的东西重新放回原处。她不想看见它，它承载了她以往所有的怨恨，为了这怨恨，她很少感到快乐。